

幻剑书盟
hjsm.net

最好看的励志故事，看一个想飞的穷苦少年如何成就航空霸业！

青墨◎著

航空霸业

下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青墨◎著

航空霸业_下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航空霸业. 下 / 青墨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7-222-05786-9

I. 航… II. 青…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1524 号

航空霸业. 下

作 者: 青 墨

责任编辑: 朱海涛 王绍来

特约监制: 李耀辉

策 划: 吴志硕

执案编辑: 吴志硕

装帧设计: 大象工作室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政编码: 650034

网 址: <http://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306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书 号: ISBN 978-7-222-05786-9

定 价: 56.00 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六 否决

隆重的婚礼结束了,俞越海与瑞奇·玛丽飞往欧洲度蜜月,临走前,俞坚被正式安排进了太极星航空器设计院,同时进来的还有韩铁,但他们一进来殷翔马上遇到不开心的事。

混天豹 DC218 的研制他一直都有参与,虽然不是完全由他自主设计,但在机身机翼以及变形系统的改良上,他都提出过多项极具创意和突破性的设计思路,韩啸天对此也大加赞赏,在巴黎航展上的宽体客机能顺利起飞他大大有功,而改良机种 DC218 能初具雏形他也功不可没,他以为自己会在设计院一直做到 DC218 正式投入生产。可是俞坚和韩铁一进来,徐昌明突然通知他,让他暂时把工作交接给他们二人,他将被调到商务部。

殷翔百思不得其解,现在研究工作正到紧要关头,怎么能临阵换将呢,徐昌明看出他有意见,解释道:“殷翔,你的功劳大家都知道,这次把你调出来是为了让你更好地发挥你的才能,不错,你是提出过相当有价值的意见,但设计工作毕竟不是你的本行,你在这里工作其实有相当大的局限性,现在,我们大型民用客机的研制费用已经达到三百亿人民币,轻飞机和其他周边产品的收入开始入不敷出,风险投资商与我们签的合同期已经到了,国家贷款也要开始偿还,别忘了,我们不是捧的国家金饭碗,我们说到底还不是国营,为了保证我们不会出现资金方面的危机,我们必须向大型中央企业求助,吸纳他们为股东,还要取得南昌市政府的进一步支持,有了他们金融,经济方面的实力,我们才能从容地完成以后的工作,而你是工商管理专科的高才生,在这方面你才是专长……”

“我明白。”不等徐昌明说完,殷翔表示,“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他拿起文件就走了,徐昌明走出办公室,韩啸天就站在门外,看着殷翔的背影,徐昌明皱起眉头:“老韩,当初是你提议他当副总设计,可现在你突然又让我把他换了,这会打击他工作积极性的。”

“我当时也欠考虑。”韩啸天道,“是的,从飞机设计的总体战略高度,他的确提出过



很好的思路,可是他毕竟经验方面还是欠缺,特别是在设计的细节上,很多地方他都是靠自己摸索甚至是凭空想象,他大胆创新,对动力和外形很注重,可他太不注重安全因素,简单地说,进入后期细节处理时,他不专业的短处就越来越明显,甚至对其他设计员产生干扰和影响,所以让他暂时离开是应该的。”

徐昌明道:“我很担心他会以为我们是因为文凭问题把他赶走的。”

韩啸天道:“我更担心他会以为我们是为了讨好俞总的儿子,还有韩铁也是我的儿子,因为裙带关系才把他赶走的。”

“好好做做他思想工作,可别真让他误会了。”

然而,两人却因为阴差阳错没能去认真做殷翔的思想工作,因为太极星的车间突然出现严重的设备故障,徐昌明急急忙忙去处理这件事去了。韩啸天刚一回研究所,韩铁就提出两个设计上的重要问题,韩啸天召开小组紧急会议,而这两个问题正是殷翔原来设计上的硬伤,这一来二去,都把这事给忘了。

殷翔下班后没回住所,约了叶蒂兰到天伦王朝他们幽会的地方,叶蒂兰提前到了,正在摆弄一个新买的花瓶,殷翔呼地推门进来,把公文包和文件重重砸在桌子上。

“怎么了?”叶蒂兰吓了一跳,殷翔恼火地躺进沙发:“我被人踢了。”

“踢了?”叶蒂兰看看桌上文件,上面有份调职命令书,她笑道:“这怎么算踢呢?如果是我高兴还来不及呢,你难道不知道商务部有多少油水可以捞吗?”

“我才不在乎。”殷翔余怒未息,“DC218的设计我从头跟到尾,不吃不喝不睡地干,现在快到收尾的时候了,居然拿我不是专业毕业人员来说事。”

“你是不是最近犯了什么错啊?”

“哪有什么错?有错他们还不早就大声嚷嚷了。”殷翔这次可气得厉害,“这简直就是过河拆桥,我弄得快完成了,就让俞坚和韩铁来捡现成的。”

“呵呵。”叶蒂兰给他倒杯水,“你呀,这都想不明白啊,他们一个是俞总的儿子,一个是韩总的儿子,好东西不让他们先享受着,难道给你这个外人啊?何况,人家也确实是专业人士,两个在设计方面都大有来头,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顺个屁。”殷翔心情一烦开始发起牢骚,“这些年来,公司说一我从不说二,钱也好名也好地位也好,我要求过什么?如果不是我,巴黎航展展出会有那么顺利?如果不是我,DC218这么快能成形?如果不是我,这个项目拿不拿得到都是问题。可现在他妈的,连你都快成千万富翁了,老子还是一文不名的穷光蛋。”

“好好好。你是最棒的了。”叶蒂兰上前轻轻给殷翔捏捏肩膀,“别气了,我的还不是你的,我给你放水洗澡啊。”

就在殷翔躺在浴缸生闷气时,韩啸天与俞坚还有韩铁以及其他几位资深研制人员

正在就 DC218 进行进一步讨论。

韩啸天对众人道：“大家想必资料都看过了，大家提提自己的看法。”

其他研究员都没做声，从头到尾，众人觉得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已很难再尽善尽美了。这时俞坚举起了手。

“俞坚你谈谈。”

俞坚道：“我的看法，目前 DC218 的主要问题还是集中成本上，我认为采用垂直升降的动力系统来升降这么大客机实在太划不来了，而且我发现我们的思路似乎有点过于局限在组合与变形这两个问题上，这样的飞机的确很先进，但是我不认为在大幅度降低营运成本上有太多作用。”

“那你的意见呢？”

“我认为还是采用双发式或多发式矢量引擎比较好，有更好的气体动力学性能以及更大推力和机动性，如果采用双机翼布局，完全可以实现短距起飞。”

“但这样的话，飞机不能悬停，那空中组合就很难了。”

“可以考虑在跑道上组合，当然，这样的话能量消耗比较大，所以，我大胆建议 DC218 做成超音速客机。”

“超音速？”俞坚的意见把所有人吓了一跳，俞坚继续解释：“是的，我心目中的构想是，飞机在一万五千米的高度巡航，为了尽可能在最短时间内达到更具效率的较高海拔高度上，使用鸭式布局，升力系数大，有助于改进爬升性能。爬升更快意味着噪声对机场周边的影响更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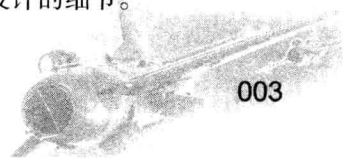
韩啸天道：“但是快速飞行的成本非常昂贵，因为机翼在接近超音速时阻力急剧增加。这就会增加客机燃料的消耗，从而限制了快速客机的航程。比如当年的协和航空没有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成功建起运营航线也是主要基于这个原因。你应当听说过吧？”

“所以本人所设计的超音速客机快速飞行性能——以及廉价的秘密——在于翼型的设计。这种翼型设计拥有平直的上表面，能够将激波的形成延迟至接近机翼后缘的一点。而且上翻的外翼可有效地减少诱导阻力，从而提高燃油效率，减少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排放，造就未来更经济、更清洁、更安静的客机。”

俞坚的话令众人眼前一亮：“这的确是个绝妙的思路。”但韩啸天又提出质疑：“不过这样还有一个问题，那飞机负重是不是就小了很多？铝材的要求是不是也更高了？”

“这的确是两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认为这样的客机载客量必须限制在二百六十人以内，采用轻型耐热复合材料来代替铝材，节省的燃料又可转化为航程，增加超音速客机航线有利可图的筹码。”

韩啸天用力一拍手：“的确值得思虑，回头我们得谈谈这种机型设计的细节。”



一边的韩铁道：“可这样一来，就等于是否定了从前殷翔的机型设计方案，很多地方又要从头开始，这不是太浪费了。”

韩啸天道：“这种浪费的责任该由我承担，为什么我们要征集这么多方案，为什么要让你们各自成立单独的研究小组，就是为了优中选优，在这方面我的思想的确有些僵化，殷翔的设计很大胆很有创意，但是有时太过天马行空，在很多地方没能考虑我们的实力和运营成本，如果他看了新的更优秀的方案，何况从前的设计方案也不是他一个人的主意，是整个研究部门的劳动成果，我想他会理解的。我觉得俞坚的方案很好，虽然在地面组合的确看起来是能源消耗较大，但如果能实现超音速飞行，能节省更多的时间以及更多的能源，从长期营运来看，是大占便宜的，这样的飞机，航空公司都会喜欢。”

韩铁道：“如果是这样，我干脆认为再改得彻底一点，为了能在地面组合时有更好的机动性，我建议在掠翼末端安装方向舵机翼，下层机翼为水平，宽度窄长度长，有利于减少风阻……”韩铁在刚才俞坚的改进意见基础上又提出几点方案，韩啸天与周围研究员听了都频频点头。

“果然是学无止境。”韩啸天看着韩铁也蛮感欣慰，“我一直认为我们的方案似乎什么都考虑到了，可是你们一来，我们才发现原来不足之处还有这么多，你们哪里像是刚来的，就算是接触混天豹计划多年的资深研究员好像也没你们这么深入地研究，不愧是专业。”他向俞坚和韩铁竖起大拇指，俞坚和韩铁对视一眼，各自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

当殷翔垂头丧气地来到太极星商务处写字楼，刚好一名在研究所与他熟络的研究员也在这儿办点事，碰到他后寒暄了几句，然后对他说：“殷翔，有件事不知你知不知道？”

“什么？”

“关于你机身造型的设计方案昨晚被研究所否决了。”

“啊？”殷翔大吃一惊，这个机型方案是他最得意的作品，为这个研究他几乎耗尽了所有的心血，居然他刚刚一走就被否决了，就简直就像自己的孩子在自己刚一出门就被狼叼了一样令人心痛。

看到殷翔面色大变，这研究员知道自己多嘴了，连忙安慰他：“不过你在动力和舱室内部方面的意见还保留着，估计不会再改了……啊，我还有事，先走了。”

他匆匆离去，后面他说什么殷翔几乎没怎么听，只觉得自己一腔心血付之东流，他在商务处门口转了几圈，最后没有进去报到，反而给韩铁打了个电话：“韩铁，我想看看你们新的设计方案。”

没想到韩铁断然拒绝了：“对不起，事关研究所机密，规矩你也知道的，如果你哪天

回来了,我才能让你看。”

殷翔几乎要勃然大怒:“我这才刚走一天而已。”

“制度就是制度,恕我无能为力。”韩铁不再多说,挂了电话。殷翔气得差点把电话给砸了,他火冒三丈在原地走来走去:“什么呀,为什么不敢给我看?怕我泄密?还是你们的东西根本就没我的好?”

他越想越不服,又给俞越海打了个电话,想请求调回所里,不料电话却打不通,原来俞越海被一些媒体打来的电话惹得不胜其烦,厂里工作又没什么问题,索性关机了。

殷翔不知该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了,自从俞坚来了以后,他好像尽遇倒霉事,从前那种意气风发好运连连的日子好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回想起俞坚进来前众人说的那些话,殷翔真的觉得:“难道这个俞坚真的是我的克星?”

这一天,殷翔第一次擅离职守,不等下班就跑回了家,自从他在太极星落户,殷父也已从北京搬到了南昌,看到他回来了,非常高兴,殷翔一直很忙,很少回来看他,他拄着拐杖迎接殷翔:“孩子,怎么今天不忙吗?”

可他看到殷翔一脸倒霉样,知道他受了挫折,不再多说:“看来是不高兴才跑回来的吧?”

殷翔叹了口气:“爸,我也很久没回来看您了,我去做饭,一会我们爷俩儿一起吃饭。”

殷父微笑点头,他端坐在窗前,看着外面蓝天白云,听着儿子在里面做饭做菜的声音,带着满足的笑容享受儿子的孝心。

吃饭了,殷翔饭和菜都没吃几口,反而拿着本来是买给父亲的酒喝了一杯又一杯,殷父也不劝他,只是小口小口地吃着,直到他喝得满脸通红,这才有点担心起来。

“你在太极星也学来了借酒消愁?”殷父问道。

“爸,我没事,只是想喝两杯而已。”殷翔放下酒杯倒满,“来,我敬您。”

殷父与他碰了一下,但只是浅浅饮了一口:“孩子,我这几天看书,看到一个有趣的故事,你想听听吗?”

“您说。”殷翔漫不经心地道,他继续在给自己倒酒。

“故事是讲一个找矿的人,他在一个地方不停地挖呀挖呀,挖了好几年,可是他什么也没挖到,终于,他放弃了,把这块挖得支离破碎的地方转手卖给了另一个人,没想到,另一个矿工只随手一镐头,只在他挖过地方向左挖了一米深,就发现了从未见过的巨大的银矿……”

殷翔笑:“爸,这个故事我听过了,这是劝人不要气馁,要坚持到底。您误会了,我现在不高兴,只是因为一些事情叫人生气,或者,我只是想休息一下,不是我放弃了,您儿



子的意志还不至于那么脆弱。”

“你也听错了,我这个故事的重点不是意志问题,而是那句‘向左挖一米’,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殷翔摇头:“不明白。”

“其实做事不光得靠意志,还得用点脑子,如果从前那个挖矿的人动点心思,再好好研究研究,转个方向,也许那巨大的财富就属于他了,我不知道你遇到什么困难,但是我得提醒你,有时遇到困难得动动脑子,你的韧劲我了解,你不会轻言放弃,但你毕竟年轻,你没有受过真正的、痛苦的挫折,所以,遇到问题也要想想是不是方向出了问题。”

“方向?”殷翔停止倒酒,他脑子里忽然浮现出俞坚同他说过的话:如果有一天,你立下无数丰功伟绩,却只能躲在别人背后,看别人享受鲜花掌声,荣华富贵,你能无动于衷?

殷翔的脑子有点乱了,这几天的经历他突然觉得俞坚的话很有道理,自己只是个打工的,如果有一天人家不需要你了,你就什么都不是了。自己一心一意只为企业,为别人着想是不是就是方向的错误,自己是不是也该为自己打算一下。这样一想,殷父这个故事的寓意被他曲解了,殷父的本意只是希望他在做事方法上改进,没想到却影响到他思想上的变化:我是得为自己做打算才行。

当晚,殷翔的人生观有点动摇了,他一夜未眠。当他醒来时,看到自己家徒四壁,老父还坐在一张破旧的轮椅上,一股冲动占据了心灵,又想到沐薇薇那句玩笑话,他觉得自己从未像今天一样,需要钱,需要一份完全属于自己的财产。

这时,徐昌明的电话打来:“殷翔,你怎么昨天没到商务部报到?”

“我昨天……突然有点不舒服,去医院了。”

“哦?那你没事吧?”

“没什么了,我马上回来。”

“下次有事要来个电话,搞得人家商务部的领导等你一下午,这次就算了,下不为例啊。”

“好的,我马上到。”

殷翔穿好衣服,看看内屋里依旧在沉睡的父亲,咬咬牙:“不行,我不能老这么下去,我应该把事情掌控在自己手中。”

七 回 扣

“殷翔，你来了。”商务部领导汪科在办公室接待了他，“你的履历表我看过了，你能来我非常高兴，我这正发愁手上没人呢。”

殷翔问：“是不是有什么任务？”

“事情是这样，我们招商引资的一个专案小组刚刚改组，从前的组长在这个职位上一直没什么建树，俞先生向我提过你在飞宇创投公司融来资金的事情上立过大功，所以我希望由你出任小组的新组长，虽然太极星目前还没有太大的财政压力，但是大飞机的设计也把钱花得七七八八了，一旦真正投入生产，再加上其他比如销售网络、运营航线，这些都要钱的，所以我们要向国内有实力的大企业再来一次引资，争取让他们入股。”

“这事徐副总同我说了，主要因为咱们还是民营的关系，央企对咱们有点看不上，咱们又是自负盈亏，万一钱赔了，国家是没有补贴的，央企现在不想入股也是担心钱投在这个风险太高的行业会打水漂，而引取民间资金，一下子只怕也凑不到这么多钱。”

“是呀，人算不如天算，当初国家承诺给我们的低息贷款，现在到位的连一半也不到，为了讨钱，我们在银行几乎连腿都跑断了，现在的财政部门一个个比铁公鸡还铁公鸡，我们是得想想其他办法，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

殷翔笑道：“这也怨不得他们，只怪从前光借不还的烂账实在太多，他们是能拖就拖了，单靠国务院的一纸行政命令，打不通下面的关节，也是没用的。”

“所以找你来就是两个目的，一就是看如何打通下面的关节，这笔钱能到那是最好。万一有困难，我们还能不能从其他渠道筹集资金。”

“这个我待会同专案小组好好研究一下，熟悉一下目前的业务。”

“那是应该的，可上面还交代了一件事，同一航有关的。”

“怎么啦？”

“我们厂制造轻飞机取得成功，那时一航对我们有很大的支持，像上海飞机制造厂为我们代工的平尾，还有货舱门框这些，很多零部件他们的质量都很过硬，连空客波音

也都是请他们代工的。由于我们厂刚起步,那时零部件他们都是赊欠给我们的,可最近不知怎么了,不再赊欠了,要求我们购销,这让我们有点措手不及,还有不少国内的厂子都不再对我们提供原本已经答应了的支持,而且在我们与其他企业商务部门谈判时,越来越喜欢指手画脚,要求我们怎么样怎么样,弄得我们处处受限制,现在公关部尹海波他们是焦头烂额,唉……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的好。”

殷翔没说话,但他心里知道,随着太极星慢慢走上正轨,当初俞越海预料的国内企业横向联合的弊病开始慢慢暴露了,最开始由于国家的支持,加上大伙儿可能也觉得这个试点搞得挺新鲜,还没意识到它的存在会对自己有多大的坏影响,直到巴黎航展上太极星一举成名,轻飞机事业取得巨大成功以及即将上马的大飞机工程,这些企业终于意识到:狼来了。

如今几乎国内所有大型航空企业都或多或少有些太极星的股份,特别是国务院国资委以及南昌市政府分别持 18%和 16%的股份,可是由于俞越海不排斥引入民间资金,引入了像飞宇创投这些公司大量的风险投资,这个比例高达百分之二十六,而这些投资商基本上唯俞越海马首是瞻,名义上是国家控股,实际上控股权基本上还是掌握在俞越海手中,正如当初韩铁在韩啸天面前说的:俞越海可不会往死里为国企卖命,他会先攻下几座城池,然后不紧不慢地邀功请赏,慢慢壮大自己,再把其他企业一个个吃掉。

现在其他企业终于意识到,原本一大堆人小心翼翼侍候一只母鸡,指望它多下几个蛋大家分着吃,想不到她居然孵出一只面目狰狞的老鹰。如今俞越海又搭上瑞奇·玛丽这条线,万一他来个里应外合,一脚把国资委给踹了,转向境外财团融资,而且太极星的产品已经开始上档次,有了外资的大力支持,又有了成熟的产品,到时与境外航空集团打起倾销战来,其他企业还不得喝西北风啊?

殷翔心中有几分骄傲,这不正是当初他同俞越海建议的战略方针吗?可眼下毕竟还没有真正做到产品成熟,有大量资金注入的从容境地,这就是一道门槛,其他企业不乏有眼光的人已经察觉到太极星的野心,虽然都希望中国最早具备能与国外竞争的航空产品,可事关自身企业的利益,谁会没点私心杂念,虽然明知死一批企业不可避免,但谁都希望死的那个不是自己,自然能卡就卡,能拖就拖,尽量给自己多一些时间准备应战。

“团结啊……”殷翔笑道,“利字当头,团结又成了空话,谁会愿意杀了自己去喂别人呢,这也是人之常情,人家的做法我们无可指责。”

“是呀,其实就在太极星刚成立时,一航二航就已经联手在上海挂牌搞了大飞机研究所,注册资本一百九十个亿,如果他们不排斥外来资金,但还真的很有竞争力,可是全是国企的钱,这就是赔光了也没人心疼,自然做事的人不多,所以,俞总的方法没有错,我们太极星才是真正面向市场的,现在就是看怎么过这道槛,过了,大家就都舒服了。”

“我们是舒服了。”殷翔道，“可怜那些企业只怕就要难受了。”

“你别光开玩笑，看看眼下怎么办的好？徐昌明可是向我力荐你这个经理之才哦，你要是搞得同上次那个组长一样，我可要轰你走。”

汪科不说这话还好，一说这个殷翔就想起自己刚被从研究所轰出来，那个念头又冒了出来，如果不为自己打算，再被从这里轰走，你还不是一无所有。

殷翔心中一动，道：“我想再找一次付凯笛。”

第二天清晨九点，在一家高尔夫球场上，殷翔面见了付凯笛，几年过去了，他反而越活越年轻，在球场挥洒自如的一杆，球顺利入洞，他扶扶太阳帽，对殷翔道：“老弟，要不要来一杆？”

殷翔笑着挥手：“我不会这玩意，今天是来找付先生帮忙的，要学打球，只能改日了。”

付凯笛放下球杆在殷翔身边坐下：“老弟，你们太极星这几年混得不错，轻飞机卖得是红红火火，我们的利息你们也付得一清二楚，我想不通你们怎么还要借钱。”

“谁会嫌钱多呢？”殷翔端起咖啡喝了一口，“我们的大飞机马上就要进入批量生产了，现在有些原来合作的企业担心我们抢他们饭碗，不提供从前协议上的支持了，所以，这才来找付总想办法。”

付凯笛摊手：“你也听过一句话，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不是我不相信你们太极星，你也看到了，对太极星我真的是仁至义尽了，你们当初的许诺是五年，看在这几年你们在利息上不拖不欠的分上，五年到期我没找你们还钱，可是这些钱也不是我自己的，我也得向投钱的商家交代，你们没还，我又借出去，怎么也不合情理吧？”

殷翔道：“早在一年前我们就向您提到过，希望借款延期，当时您也是答应了的，我们不算是不还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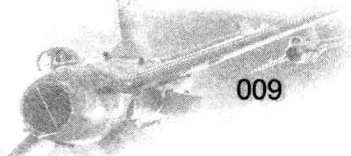
“是不算，我也的确答应，可你们也答应了，五年内让中国大飞机上天。”

“难道我们没上天？”

“你说巴黎航展那个？”付凯笛摇头，“评估报告显示，你们是造出了有竞争力的飞机，但并不完善，想要同波音空客甚至是巴西俄罗斯的飞机制造商进行市场竞争，都不是短期内的事情，也就是说，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赚到钱还是未知数，我是不敢冒太大的险，如果你真是想要钱，应该找国资委去商量。”

“如果真让国资委介入进来，那事情只怕就更难办了，我们不是借不到钱，我们找您，一是因为您这人很通情理，不会像有些外行人一样啥都不懂还来指手画脚的，二来我们也是感恩图报，想给您一个发财的机会。”

“哦？”付凯笛来了兴趣，“什么机会？”



殷翔道：“在您的公司，经常有风险投资商几亿甚至几十亿的资金过手，不过我想问问，您自己有多少钱？”

付凯笛听出殷翔的话有点不对头：“老弟，有话不妨直说。”

殷翔道：“我最近悟出一个道理，钱到了自己口袋才叫钱，不然就什么都不是，付先生，我瞎猜一下，您现在的身价，估计也就个三五千万吧。”

“老弟估得挺准的，而且这三五千万基本上还是不动产，我手上真正的流动资金到现在也没超过一千万。”

“如果给您私人一千万，您愿不愿意再为太极星干一次活呢？”

付凯笛摇头：“我不能违背我的商业道德。”

殷翔表情慢慢阴暗下来：“什么东西都有个价钱，道德也一样，那三千万呢？”

付凯笛面色下沉：“老弟，你越说越离谱儿了。我告诉你，这不可能。”

殷翔左右看看四下无人，压低声音道：“如果是一亿呢？”

啪嗒一声，付凯笛手中的球棍掉地，带着几分惊恐望着他：“你在开玩笑吗？”

殷翔冷笑一声：“付总，我钦佩您的为人，每天同这么多钱打交道，从没拿过多余的一分钱，不过你别忘了，你只是这家公司的执行总裁，并不是股东，您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工资和你经营收入的提成，你对飞宇忠心耿耿，把它从一个小小的卖钱的窗口变成中国最大的风险融资企业，内部的流动资金几乎可以媲美一家银行，您怎么不想想，以你的关系和资历，再加上你的头脑，你完全可以自主经营一家新的公司，你所需要的，只是一笔小小的启动资金。”

付凯笛没有做声，实际上他一直有自立门户的想法，但他对飞宇感情深厚，加上也的确没有多余的闲钱，所以一直隐忍着这个理想。

殷翔又道：“我们再看看你公司那些董事长，你也知道，如果在外面那些跑融资的散户弄笔钱可以拿多少提成，我记得我见过一次，两百万美元，提一个点，也就是两万美元，如果换成二十亿，那就是两千万美元，当然，他们不可能融到这么大笔资金，成功率也不能同正规的融资企业同日而语，可是相对他们来讲，你就不觉得你拿来那0.000……未免太低了点吗？而那些董事们啥也不干，轻轻松松就有千分之一，千分之二，我不认为您心里有多平衡，就算您真的视钱财如粪土，那为什么不自己干呢？那样钱拿得心安理得，也更多，更快，更自由。”

付凯笛手绞在一起：“老弟，不瞒你说，我是想过自立门户，只是你刚才说的一亿从哪里来？”

听付凯笛这么一说，殷翔知道他动心了，他打个响指：“当然是太极星。”

“太极星？”

“不,不应该说太极星,应该说,是俞越海。”

“请指教。”

“太极星从开始到如今,发展迅速,如今名下的动产和不动产已经高达三千二百多个亿,可是他的负债率也高达百分之九十,这些钱基本上是俞越海这几年钱滚钱这样借来的,他引资部门的操盘高手几乎个个都是借钱专家。如今太极星终于露出本来面目,要开始从负债走向赢利,当初他兵行险着,搞横向结盟就是等的今天,这些年来,他能借的地方都借到了,而现在他加大竞争的力度,让外企看到他的成果,从而准备在世界范围内打价格战,这对一航二航这些国企简直就是拦腰一刀,国企的哪个负责人同国务院同银行没点关系?这样一来他同国资委和国家银行的关系就急剧恶化。所以,实际上太极星目前的情况就是,除非去借黑钱,否则是再也借不到钱了。但不到万不得已,俞越海肯定不会干犯法的事情,毕竟他还是个奉公守法的人。”

“可是他为什么一点都不着急?还能心情靓靓地去度蜜月?就是因为,在巴黎展会上拿下的那批订单,只要混天豹研制一旦完善,走向市场,那所有的危机都将解决,更何况,他还有轻飞机事业和周边产品的市场给他撑腰。可惜,事情就差这么一丁点,从前几百亿也不在话下,可现在,就差这么七十个亿人民币的生产启动资金和零部件钱,就差这么一点,我想他已经打定主意,他已经有了个有钱有势的老婆,他现在没向瑞奇·玛丽开口只是因为面子,或者怕她以为这场婚姻他就是为了利用她,以免引起她的误会,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会向她开口。就算玛丽不借,实在不行就借高利贷借黑钱,大不了到时被商业犯罪调查科罚点款什么的,但太极星绝不会倒下。”

付凯笛又是吃惊又是讶异:“太极星形式这么好,他为什么还要申请国家保障呢?”

“因为他这个人就是这么稳重的,永远战战兢兢,永远如履薄冰,他做出可怜样子还不是为了让别人放松警惕,必要时说不定还能再从人家那里讨到点残羹剩饭什么的,这比不可一世张牙舞爪地让人害怕可好多了。”

付凯笛沉默了一会,又问:“你肯定现在宽体大飞机的设计已彻底完善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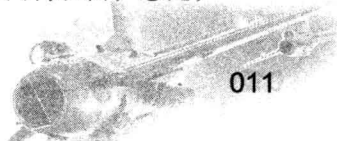
“我说的也许不可靠,您可以问问我们的总设计师韩啸天,我想您应该知道他吧?”

“知道,他是出了名的说一不二,尤其在对自己的作品上,极为苛刻,就算十全十美也只说个八分。”付凯笛点点头:“我会去问的。我想我明白你老弟的意思了,这是一笔很关键的钱,太极星可以为它付出极高的代价,可是老弟,我记得你一直对太极星忠心耿耿,为什么你要告诉我这些?”

“我忠于中国的飞行事业,但是不代表我要忠于某些自私自利的老板。”

付凯笛眉头一皱:“你是在影射俞越海吗?”

“不,我谁也不影射,我只是觉得对自己好一点也不错的。”殷翔望向付凯笛,“您呢,



想不想对自己好一点？”

付凯笛咬住下唇，良久，他沉重地点头：“如果我了解的情况同你说的一样，我会考虑你的建议。”

殷翔笑了：“看来您成为亿万富翁指日可待了。”

八 移花接木

这天明明是个万里无云的天气,阳光却显得有点暗淡,太极星办公大楼的停车场,徐昌明、朱力还有太极星的几名高层站在那里,远远看着一辆小车驶入,车门打开,满脸笑容的俞越海步下车来,所有人一拥而上:“俞总,蜜月愉快吧?”

俞越海满面春风:“呵呵,还行还行,怎么样,家里好不好?”

徐昌明故意把头昂得高高的:“你在外面风流快活,还记得咱家里人的死活啊?”

“去!”俞越海擂了他一拳,所有人都捂着嘴笑了。

十分钟后,俞越海与诸位太极星高层在他的办公室了解一下他不在期间的工作情况,众人表示一切按部就班,一切正常,好消息是混天豹 DC218 的最终设计方案确定了,所有设计监督员都赞不绝口,声称这样的产品绝对有竞争力,俞越海看了也不禁拍手叫好。韩啸天也来了,盛赞了俞坚到来后所提的改进意见对方案完善所起的巨大作用,一再表示请他进太极星实在是英明之举,俞越海听得美滋滋的。徐昌明也笑着提醒,韩铁也是功不可没,韩啸天不称赞他是因为有亲属之嫌。俞越海大笑,该奖就奖,举贤不避亲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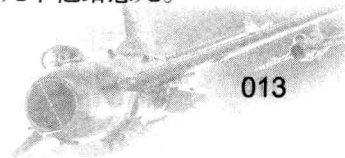
好事说完了,生产主管部门的朱力和财务部主管终于说到坏事,一切大飞机生产线事宜都准备就绪了,但要真正启动资金还有几十亿的资金缺口,可是财务经理哭丧着脸:“我实在是拿不出钱了,生产部门还这样逼下去,我这财务经理可真做不下去了。俞总你无论如何得给我想想办法啊。”

俞越海现出难色,徐昌明看看他的面色,向众人挥挥手:“大家汇报得也差不多了,我有点事要和俞总单独谈谈。”

众人知趣地退出去了,俞越海等众人一走,对正要张口就问的徐昌明道:“你什么也没别问。”

徐昌明嘿嘿一笑:“这么说来,还是拉不下面子?”

俞越海道:“不必了,这么大厂子都树起来了,总不至于被最后这几十亿给憋死。”



徐昌明不耐烦地叫道：“老俞啊，你就别死要面子活受罪了。这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我们是叫花子一样到处借钱啊，连我家邻居儿子开的一个小小的散热器厂都欠着几十万，那些欠条堆起来可以烧死你你知不知道，目前这样的状况，你别说几十亿了，就是几十万都是个难事，我们是真的到极限了。”

“你别开玩笑，咱这么大厂子，我就不信弄不到这几个钱。”

“是可以，可是你别忘了，现在那些有股份的单位都开始有了二心，如果知道我们还在借钱启动项目，他们会怎么想？现在国家可不罩我们了，万一人家知道我们到现在还缺钱，会影响他们的信心的，那些持股份的人要是怕风险，要求我们立即把股份套现，那对我们可就是件大事了，唯今之计，我们只有向海外财团悄悄地借钱了。”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俞越海长叹一声倒在椅子上，“可是现在海外财团好像约好了一样，一听说是太极星要借钱，个个都不肯。”

“肯定是空客他们搞的鬼，给我们使绊儿，拖着我们新产品晚些出来，好让他们出比我们更好的。”

“也不完全怪他们，毕竟咱们是这个新厂，我们债务过多的情况大部分人还是了解的，那些有钱人个个比兔子还精，别以为我们小飞机搞得好在人家眼里就真成了什么了不起的成就，别忘了大飞机才是我们的主打，以前那些还只是小打小闹，许多企业对咱们还是信心不足，这也包括了玛丽所在的日食集团，你没发现他们从不碰我们其他领域的项目吗？如果我们厂做砸了，也无损他们的利益。我们和日食可还没好到同穿一条裤子的地步。”

“果然是人情归人情，生意归生意啊，可怜你老俞连色相都搭上了。”徐昌明苦笑道。

“你这个家伙！”俞越海把文件砸到徐昌明的脑袋上，“我再说一次，我同玛丽的感情是纯洁的，你们别动不动拿来与公司的事情搭上。”

“行行行。”徐昌明连忙闪躲，“照这么说真没戏？”

“我是没说过，因为我知道玛丽虽是总裁，可这么大笔钱还是得通过董事局，估计事情希望不大，我不想她为难，但我也提过一下我们的困难，她说会找找其他财团想想办法。她也算很帮忙的了。”

“理解。”徐昌明也无奈地耸耸肩，“也没关系的，实在不行，我们可以再卖掉一些股份，虽然这样可能影响我们的控股权……要不，去借高利贷？”

“我再想想吧。”俞越海哼了一声，“我就不信这个邪，就这点钱还想逼死我？”

这时，响起了电话铃声，徐昌明和俞越海皱起眉头，谁这么大胆，不是刚叫所有人都出去吗？任何电话都不接吗？

俞越海接起电话：“喂，谁？殷翔？”徐昌明抬起头来，俞越海与他对视一眼，应道，“好